

崇 文 国 学 经 典 文 库

# 三国志

〔西晋〕陈寿 撰 史瑞玲 注译



崇文国学经典文库

# 三国志

[西晋]陈寿撰 史瑞玲注译

长江出版传媒  
Changjiang Publishing & Media

崇文书局  
Chongwe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志/(晋)陈寿撰;史瑞玲注译. —武汉:崇文书局,2012.7

ISBN 978-7-5403-2229-8

I. ①三… II. ①陈… ②史…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纪传体  
②《三国志》—译文③《三国志》—注释 IV. ①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2802 号

---

责任编辑:陈中琼 胡 英

---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Changjiang Publishing & Media Chongwe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20 层)

营销:027-87293001 027-87392647 传真:027-87679712)

印 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5 印张

字 数:11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2229-8

定 价:12.80 元

| 崇 | 文 | 国 | 学 | 经 | 典 | 文 | 库 | 编 | 委 | 会 |

■ 主编：鲍思陶 仝晰纲

■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鲍思陶 仝晰纲 耿天勤

曾凡朝 吕周聚 王承略

赵发国





经典是敏锐的目光、善良的心趣、睿智的大脑进行的缜密思维的结晶。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函封，无论何时，打开这个函封，我们就能读出那些闪烁邦家之光的密码。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经典，又被这些经典一代一代哺育浸润。无论你将其当做“灵光”瞻仰，还是视为“阴影”涤荡，在你的心灵深处，始终摆脱不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受之启迪、规范、教化和塑造。然而，人类世界日新月异，每个社会都必将顺应时代化俗为雅，所以，经典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经典的阐释是与时常新的。

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



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所以，阅读这些常新的经典吧，她使我们丢弃的是那些幼稚和浮华，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理性和高雅，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鲍思陶 赵发国



《三国志》是记载从三国形成至西晋统一的一部史书，其中主要记载的是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包括《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共计六十五卷。

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早年师从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曾在蜀汉担任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不肯屈事宦官黄浩等人而屡遭贬黜。蜀汉灭亡之后，因得到张华和杜预的赏识推荐，先后出任晋朝的佐著作郎、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

陈寿编撰《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已有史书，官修的有王忱《魏书》和韦昭《吴书》，私修的有鱼豢的《魏略》，这三部书为陈寿编撰《魏书》、《吴书》提供了基本材料。蜀汉虽没有官修史书，但因陈寿是蜀人，且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早在担任蜀汉观阁令史期间就曾编辑过《诸葛亮集》，写过《益都耆旧传》，注意搜集乡邦文献，这为他后来写作《蜀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国志》三书宋代以后才开始合刻为一书。自问世以来，颇受赞誉，裴松之称为“近世之嘉史”，《晋书》则称赞陈寿“有良史之才”。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它继承了《史记》和《汉书》的编撰体例，同时又有所创新，既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也是一部纪传体的国别史。

《三国志》三书分立，以曹魏为正统，同时兼顾吴、蜀两个割据政权，这本身就体现了陈寿实事求是的著史态度。陈寿在状写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也继承了古代史家的优秀传统，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叙事客观，立论公允。他对资料的取舍剪辑比较严谨，文笔简洁流畅，甚得史家之法。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在西晋初年，所依据的原始文献资料毕竟有限。陈寿以后，随着新发现史料的逐渐增多，人们感到有必要用新发现的史料来补充陈寿原书。于是，到了南朝刘宋时期，便有裴松之出来为《三国志》作注。他的注文旁征博引，在事实的考订和增补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因此，我们在读陈寿原著时，也应该读一读裴松之的注文。

本书选篇所依据的主要标准如下：第一，对三国形势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人物传记，通过这些人物传记，有助于认识三国历史的概貌。第二，魏蜀吴三国以及各国不同层面的历史人物皆有所兼顾，以求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示历史风貌。第三，叙事生动、文笔优美、可读性较强的篇目；第四，在小说和戏剧中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是国人最感兴趣的，读这些人物传记，有助于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翻译过程中，力求“信、达、雅”，然而限于才力，可能同这个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祈望读者指正。



|               |     |
|---------------|-----|
| 武帝纪(节选).....  | 1   |
| 刘备传(节选).....  | 28  |
| 孙权传(节选).....  | 49  |
| 董卓传(节选).....  | 69  |
| 荀彧传(节选).....  | 76  |
| 诸葛亮传(节选)..... | 89  |
| 周瑜传(节选).....  | 106 |
| 张辽传(节选).....  | 115 |
| 关羽传(节选).....  | 123 |
| 张飞传(节选).....  | 128 |
| 钟会传(节选).....  | 132 |
| 华佗传(节选).....  | 143 |

## 武帝纪(节选)

### 【导读】

陈寿所编纂的《三国志》，是有关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的一部正史，按理说，三国的历史应该从汉献帝退位、魏文帝曹丕登基写起，而它却是从曹操（追尊为武帝）写起的，这样处理，一方面，是因为自从董卓之乱尤其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后，汉朝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曹魏的基业是由曹操创立的。陈寿将《武帝纪》冠诸《三国志》之首，是尊重客观历史的一种做法，是优秀史家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陈寿为曹操立传，以帝王本纪的形式状写曹操的一生，但是通篇没有出现后代正史帝王本纪那种流水账式的呆板干瘪的毛病，而是“以传奇笔姿写英雄作用，层层跌宕，字字精神”，诚如旧时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武帝纪》“在《三国志》中是最用意文字”。

通篇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述了曹操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如打黄巾、讨吕布、迎献帝、战官渡、征乌丸、平关中等，都是作为重点来记述的。通过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展示出曹操作为一代政治家、军事家的鲜明个性、熠熠风采，以及无与伦比的文韬武略和赫赫功业。

当然，在状写大事的同时，也适当穿插了一些逸闻趣事，并且收录了曹操的一些令文，这使整篇传记内容更加充实饱满，人物更加有血有肉。

### 【原文】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

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国桥玄、南阳何颉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

顷之，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

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邳。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

夏四月，卓还长安。

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绍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三年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四年夏，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讎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鄆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二年春，袭定陶，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复从东缙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

建安元年春，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莒奴拒险，洪不得进。

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冬十月，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三年春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公将引还，绣兵来，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九月，公东征布。冬十月，屠彭城，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获其骁将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陈宫等沮其计，求救于术，劝布出战，战又败，乃还固守，攻之不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余，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禽布、宫，皆杀之。

初，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谡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谡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谡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布破，谡生得，众为谡惧，公曰：“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四年夏四月，公遂济河，围射犬。洪、尚率众降。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

初，公举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

袁术自败于陈，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

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埽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



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书，皆焚之。

六年九月，公还许。

绍自军破后，发病欧血，七年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九年二月，公攻邺。七月，尚走中山。八月，邺定。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